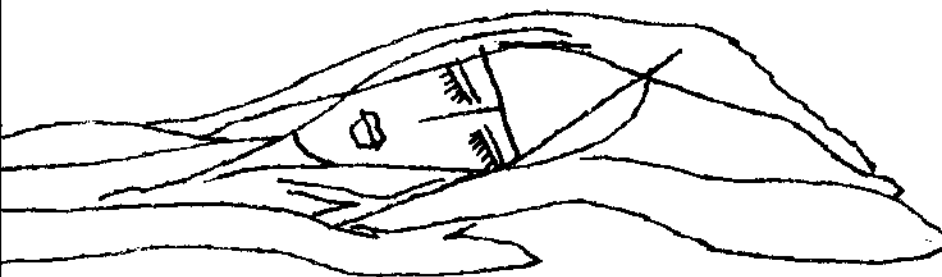


母亲的河

尧山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尧山壁 著

母亲的河

中国文联出版社

母亲的河

尧山壁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张家口市庞家堡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2插页 101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册

ISBN 7-5059-1115-5/1·811 定价：2.20元

目 录

理发的悲喜剧·····	(1)
母亲的河·····	(8)
父 亲·····	(16)
平顶房的突破·····	(22)
我的“舞台生涯”·····	(26)
夫妻望火楼·····	(31)
深山来客·····	(34)
厂长的衣着·····	(40)
冰洲石·····	(45)
舅 舅·····	(50)
悼田间师·····	(56)
去到郭小川的故乡·····	(62)
海员的家庭·····	(69)
叮当洞探游记·····	(74)
凤尾草·····	(79)
母亲的心是儿子的课堂·····	(84)
“包拯”还乡·····	(89)

猫窝沟纪事	(94)
阳关寻觅	(98)
崑崙关记	(103)
贺城隍记	(108)
风雨白头山	(113)
鸭绿江	(117)
清涼水流长	(122)
五月榴花	(127)
渤海水电站	(130)
写在久远的滦河源头	(136)
砚乡纪事	(141)
寻访黄金台	(145)
锦锦漫游	(149)
朝阳洞与玄阳洞	(153)
车过飞狐峪	(158)
古战场列出新阵容	(164)
枣花佳	(169)
河北一集	(175)
彩虹的故乡	(181)
彩龙赋	(185)
魂系南疆	(190)

理发的悲喜剧

理发，虽然对于一般人象吃饭穿衣一样习以为常，可是对于我，却有着极不平常的经历，是一出多幕的悲喜剧。每次理发，它总在我头脑中重演一次，过一次电影。

理发，在我的故乡叫剃头，我从小就怕。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极为偏僻的乡村过的，方圆几十里也没有一个剃头铺，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见到一个走村串户的剃头挑子。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一边是篦子，一边是火盆。乡下人不大讲卫生，一盆水能洗几个、十几个头，最后剩下一盆浑汤，一盆底子黑泥。就这样，一最庄户人也很少舍得找剃头把式，因为剃一次头要花两、三升高粱的价钱，大多数人没那份福气。通常是一道街伙用一把剃头刀，剃头刀利用率越高，钢刃消耗越快，最后是一把钝铁片子在脑袋上割锯。大人尚且呲牙咧嘴难以忍受，何况娇嫩的孩子。尤其是我，每剃一次头象上一次杀锅一样，噁

叫半天，所以总是长发披头。母亲心疼我上火，特别是夏天捂一头痱子，便用做活儿的剪子给我铰，结果青一块白一块，别人笑话我是花狸虎，我再不让铰了，母亲又买了半个土布，买了一把剃头刀，学着给我剃头。每一次都是连吓唬带哄，把我捆到凳子上，眼前摆好瓜果梨桃，不剃完不准吃。我是含着眼泪吃，母亲花的代价也很大，都是嘴上省出来的。在我们家乡一带，农民一年到头吃糗子窝窝，就是用高粱做粉条，去了淀粉，剩下的糗子捏成窝窝，口涩不算，还硬实似铁。我每剃一次头，锅里就少几个窝窝头。

直到在镇子上高小，我的头还是回去母亲剃。那时城市里的分头、背头才开始流传到农村。同班的学生大部分留起了分头，可我都当了班长，头上还顶着个“茶壶盖儿”。那是农村儿童一种古老的发式，象电影《少林小子》那帮孩子那样，脑袋周围剃光，脖子后头留一绺“九十毛”，头顶上留巴掌大一块桃形长发，象女人的刘海儿一样搭拉在脑门，据说桃形取寿的意思，是为了孩子成人，一般都从胎毛留到八、九岁，又叫“桃儿”。而且母亲连我的乳名也叫老桃。小时候，我爱我的桃儿，母亲常常把它梳成朝天一柱香，还扎上红头绳，插上一朵野花。长大了，我不喜欢它了，越看人家头上的头发越精神、越看自己的桃儿越

寒碜，哭闹着要把桃儿换成分头。母亲说什么也不答应，有一天我自己拿剪刀要剪掉它，这一下可犯了母亲的大忌讳。她象发了疯一样扑过来，夺了我手中的剪子，抱起我失声恸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

我头上的桃儿是母亲的命根子，根根毛发都牵动着母亲那颗伤痕斑斑的心。

我是家里的独根苗。父亲是当地很出名的八路军连长，在我落生十四天时壮烈牺牲了。敌人扬言斩草除根，到处追捕我母子。母亲抱着我东躲西藏，流浪四、五个县，后来被抗日县政府收留，所以我襁褓里就跟着过游击生活，四二年环境残酷，寄养到舅父家里。母亲月子里饱经惊吓，没有奶水，我靠高粱糊糊喂大，又黄又瘦。母亲二十多岁守寡，守着我这一根弱苗，生怕有个闪失，对不住父亲。一年到头苦扒苦业，连明彻夜纺花织布，维系我的生命。没办法就求教于迷信，做为精神支柱。从小相依为命，我也最爱我的母亲了。以后，我再也不敢触动自己头上一根毫毛了，那个桃儿就叫它长到老吧。

一九五二年暑假，我考上了隆尧省立中学。全班五十名同学年岁相差很大，大的胡子拉茬，已经有了老婆孩子。小的鼻涕滴答，晚上还尿床。排起队来，由高而低，一条斜线。报起数来，有的瓮声瓮气，有

的奶声奶气，好象风琴上一排琴键发出不同的音阶。懂事的大哥哥，淘气的小弟弟，相处得很好，其中也少不了青少年们特有的顽皮、戏闹。

开学半月以后，同学们戏闹的眼光集中到我头上的帽子了，我的帽子并不特别，是家做的紫花土布帽子。特别的是，我的帽子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捂在头上。同学们好奇，冷不防地来摘，可我也机灵得很，双手抱头死死不放，就连晚上睡觉也保持着高度警惕。慢慢地，背后议论起来。有的猜我可能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有的猜可能是头上有秃疮，手脚收敛起来。过了几天，他们又私下研究起来，看我发育不象闺女，也不象秃子，两鬓搭拉下来的头发又黑又亮。

有一天，班长通知我去学生会理发室，说是要卫生大检查，不合格的大会批评，我忧心忡忡地跟在班长后面，来到一座八角亭改装的屋子里，扎下头再也抬不起来，心通通地跳，汗呼呼地冒，听门外噼噼啪啪有人议论。叫号到我了，班长扶我到椅子上坐下，我又下意识地双手抱起头来。麻脸的理发员眨了眨眼，说是歇一会儿，卷起旱烟抽起来。忽然，冷不丁从背后把我的帽子掀下来，看到了我这位中学生的奇怪的发式，大家愣了一会儿，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又从门外涌进来几个看稀罕的，羞得我无地自容。我迫不得已

把头发的经历讲述了一遍。

中学里生活条件好多了，每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天三顿小米干饭，每星期一顿白面馍馍，期末考试还杀了一头猪。这种生活对于吃糠咽菜长大的我，已经是天堂般的待遇了。回到家里，母亲看我又白又胖，活蹦乱跳，欣慰地端详了半天。觉得她的儿子进了国家的保险柜。在我再三要求下，母亲亲手剪掉我头上留了十三年的茶壶盖儿，学着给我剪了个小平头。我自己也觉着长大了，把名字中的桃也改做了陶。

一九六二年我大学毕业，成为国家干部了。说不清是什么鬼使神差，诱惑我在天津进了一次理发馆，由于和平路上理发都排队，只有南京路理发馆人少，我贸然进去了。女理发师见我一身家做土布衣服，大口罩上的双眉一蹙，嘀咕了几句，扭动着身子走了，换过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师傅。老师傅象修剪疯树一样大刀阔斧地整枝打杈，然后问了我一句什么，我也没听清，却胡里糊涂点了点头。这下子可麻烦了，又是吹风，又是上油。我更加不自然了，身上热乎乎地，头上直冒汗，害的老师傅不断地往我额头、脖根上扑粉。看到镜子里的我，吹风机制造的波浪，发出亮光，还有一股呛鼻子的气味儿。眼前开始出现母亲的剃头刀、瓜果梨桃、茬子窝窝。我心里不安起来，脸上红一阵白一

阵，慢慢地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理完发，我摸出五角钱，以为还得找回角儿八分。老师傅摇摇头伸出三个指头，再补三角。八角钱，在当时是个让人心疼的数字。我懊丧极了，刚走出理发馆门，就用两手狠狠把头发划拉乱了，把那位老师傅几十分钟精心制造的美完全破坏了。这时，我的心情才稍稍地平静下来。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理发馆了。

再往后，就是搞对象拍合影，爱人嫌我头发乱，要我理完发吹过风再照。我面带难色，这次毕竟不是中学时代了，我把自己有关理发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她。她象听故事一样入了迷，眼角里涌出了泪水。她不要我进理发馆了，说要是带着桃儿照才好呢。并且说，她要接母亲的班，把理发的事全包下。结婚以后，她果然首先买了一套双箭牌推子、剪子，学着给我理发。理发毕竟不是多么复杂的工艺，她很快学会了。效果不比街里甲级理发店差。我有点自豪地说：家庭理发馆。

年过四十，我的头发大概因为伤感太多，变得脆弱，未老先衰，一根根不辞而别。我一根白发也没有，只是头顶渐渐稀疏起来。还是贤妻心细，把我的发式改作更大的偏分，把左边的头发调动过来，借缕乌云掩秃山。这样的技术，高级理发馆也未必做得到。

所以，在家中每理一次发，都觉着是一次享受。在机关的时间，每二十天就要来理一次，说头发长了上火。可是出门两个月，也攒起来回家理。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心理。我的发式，我的美，是命中注定要在家庭里制造的。

如今，我谢顶越来越厉害。头顶上一个乳白色的桃儿渐渐显现，大有返老还童的意思。对于我，现实和童年是永远联袂在一起的。

母亲的河

无论走到哪里，我身后总跟着一条河，它象一条带子结结实实系在游子身上。

这就是老家门前那条小河，在地图上只是条断断续续的蓝线，乡亲们都叫它泥洋河。

我记事时，泥洋河已经变成一条干河。可乡亲们都说，它曾经是一条水源丰富、四季长流的河。它西出太行山，东入大陆泽，虽然全程不足百里，也不能行船，可它乳汁般的河水浇灌了一方土地，养育了一方百姓。乡亲们还说，这条河与我家最有缘份，西来之后特意拐了个弯儿，贴近我家门口。抗日战争开始，父亲在上游打仗，常常顺水漂来一些酸枣叶子、柿树叶子。细心的母亲在河边看到了，就猜出是他鞋袜破了，烟叶断了，打点停当，托交通员拐弯抹角送去。父亲在下游打仗，偶尔在河边看到顺水漂来的麻秸杆儿，蔓青缨儿，就理解奶奶结实，孩子平安，从而放心地去参加战斗。

父亲一次回村执行任务，被敌人包围了。敌人捆绑了十七名乡亲，要他们交出父亲，否则杀头在即。父亲为了解救乡亲，引开敌人，毅然冲出村来，跳进小河。快游到对岸时，突然中弹沉下去了，鲜血染红了河水。那一年泥洋河发了特大洪水，大水涌进村子，涌进院落，涌上乡亲们心头。天连阴不清，雨绵绵不停，乡亲们说那是母亲的泪水，悲恸的思潮。

说也奇怪，第二年泥洋河奇迹般地水断了，河干了，河床露出冷漠的白沙。实际上是自然气候变化，冀南三年无雨，赤地千里。可乡亲们都说那是母亲泪水流尽了，一个正值芳龄的妻子失去了雨露滋润，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失去了阳光恩泽，母亲心灰意冷了，曾经是芳草如茵的心田与河床一起变成了沙漠。乡亲们盼望英雄归来，在河上搭了一座石桥。妻子渴望丈夫归来，常常站在河边凝望。可是逝去的人回不来了，逝去的水回不来了，干干的河床，冷漠的河道是母亲也是故乡土地上永远弥合不了的一道伤痕啊！

敌人扬言要斩草除根，到处追捕我母子，好心的亲友，劝母亲跳出火坑，往前迈一步，那就是改嫁。狠心的族人，为了甩掉包袱，多得一份家产，变卖了属于我们名下的二亩水地，那是绝人后路。母亲抱着我东躲西藏，夜行晓宿，沿路乞讨，多少人看母亲怀

抱重不成形的我，摇头叹息：“这孩子难成人啊。”有一天飘着雪花，母亲迷了路，摸进一个村子，一打听是金提店，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地方。母亲犯了忌讳，紧紧抱着我一口气跑出十八里，来到了泥洋河边，扑倒在地恸哭起来：“我的人呵，不管千辛万苦，刀山火海，我也要把孩子养大成人，交给你呀。”

在那人吃人的年月，孤儿郭母生存下去谈何容易！剩下的二亩薄地成为我们母子的命根子。寡妇门前是非多，母亲难死也不求人，耕耨锄耨全是自己来，比别人多下三倍的辛苦，而只得别人三分之一的收成。三五斗粮食哪里够糊口，逢秋过麦，背起我到东泊里拾庄稼。有一年沿河到十里外东泊拾麦子，母亲把我安放在树荫凉里，自己去拾麦子。母亲只顾拾呀拾呀，拾了很多，忘记了树荫下的我。等想起跑回来，树荫早转过几尺远，我被晒在太阳地里，六月的太阳很毒，把我晒成了一根红萝卜。不知哭了多久，哭累了睡着了，泪水都蒸发干了，剩下满脸横七竖八的盐霜道道。回家路上，母亲后边背着麦子，前面抱着孩子，沿着泥洋河走，越走越重，哪个也舍不得扔，一步一步挪呀，十里路足足挪了两个时辰，泥洋河滩留下她深深的脚印，到家都鸡叫头遍了。

好不容易把我养大成人，母亲送我去尧山上中

学，去邢台上高中，去天津上大学，每次我都是沿着泥洋河走的，每次母亲都是站在村边那座石桥上，望着我越走越远了。

大学毕业了，本来确定我留在天津工作。天津是九河下潮，有宽阔的海河，还靠近渤海。但是我心里只有一条泥洋河，三次申请回乡工作，批不准就要求优属“拥军”。我终于回来了，可以经常回到泥洋河边，可以经常安慰母亲了。可是好景不长，三年之后，省里又要调我回天津，又是搞专业创作，在别人是求之不得，可我千方百计推辞，理由是照照母亲。组织部门真下功夫，专门去找我母亲。母亲一听大为生气，第一次见她对我那样发火，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养鸟为飞，娘好不容易把你养大，可不是为了关在笼子里，她需要你，国家更需要你，为了我就误了前程，你死去的爹会埋怨我鼠目寸光。”

我又依依惜别泥洋河，回到了省城。二十五、六岁了，我还没有搞过对象，除了想搞一番事业外，我太感激母亲了，不愿意把心里的爱做第二次分配。“文革”开始，我被当做修正主义苗子批判，事业无望了，架不住母亲再三相劝，我草草地结了婚，生了个男孩。不久，我和爱人又进了学习班、干校，母亲又把我的第二代抱回老家抚养。这孩子又是在泥洋河边长大的，

他很乖，天天跟着奶奶在河边玩耍，端着小木枪在桥上走来走去，保卫爷爷。老年人喜欢隔辈人，比当年疼我还疼她的孙子。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不忍心把他领回来，怕伤了奶奶的心。可是村里教育确实糟糕，会耽误孩子的一生，无异又是一次郭巨埋儿的愚孝。我反复考虑了好多天，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用三岁的女儿把哥哥换回来。妻子是个明白人，掉了两次泪终于答应了。可是转眼间，女儿上学的年龄又到了，我无计可施了，终日愁眉不展。又是妻子亲自跑回去，左说右劝，把母亲接到省城，还把父亲的烈士证书带来挂在墙上，让她天天看着。

一辈至孤苦伶仃，受尽人间苦难的母亲终于享到天伦之乐，看着进进出出的儿子、媳妇，戏戏闹闹的孙子孙女，她确实高兴。妻子悄悄地说：“看他奶奶发福了，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还哼两句歌什么的。”我知道，那不是歌，是一种叫做秧歌的地方戏，我从小听惯了的。母亲是苦命人，也只会哼几句苦戏，什么《秦雪梅吊孝》、《三娘教子》、《卷席筒》之类。过去是伤心时以歌当哭的，现在心情不同了，常常哼走了调儿。

住满了一个月，母亲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常常一个人望着窗外的杨树出神，有时还拣回几片杨树叶子来。妻子说她奶奶饭量小了，皱纹又多起来，琢磨是